

Driving Mechanism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from Translanguaging Perspective

Haiyan Gu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this study adopts the net-graphic method to explore how multimodal resources can build an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through 402 Tiktok videos and interview data from two Sino Australi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amily members use humor strategies (such as voice imitation, concrete gestures, etc.) to integrate multimodal resources, construct a "translanguaging space" based on common symbols, and achie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Grandmother formed a dynamic multilingual identity through proactive cross-border practice, driven by emotional reciprocity, and buffered cultural conflicts. The daily practice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akes the people as the discourse subject, uses a multimodal symbol system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ynamics, and provides a "humorous negotiation"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llenging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Keywords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Multimodal resources; Driving Mechanism

超语交际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研究

顾海燕

宿州学院, 中国·安徽 宿州 234000

摘要

本研究基于超语实践理论, 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 通过两个中澳跨国家庭402条抖音视频及访谈数据, 探究多模态资源如何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文化身份认同的协商机制。研究发现, 家庭成员运用幽默策略(语音模仿、具象手势等)整合多模态资源, 在共通符号基础上构建“超语空间”, 实现跨文化沟通; 外婆通过主动跨界实践, 在情感互惠驱动下形成动态多语身份, 缓冲文化冲突。日常超语实践以百姓为话语主体、运用多模态符号系统破解对外传播动力困境, 并为国际跨文化交流提供“幽默协商”范式, 挑战西方话语霸权主义。

关键词

超语实践; 对外话语体系; 多模态资源; 动力机制

1 引言

超语交际实践作为跨语际跨文化交际活动, 从普通大众的多元视角、以多模态的话语形式和创新性话语内容, 在多维特定的空间场景中, 与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目标受众以恰当的方式互动交流, 通过异域文明间的相遇碰撞、交流融合, 达到知识传输, 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传播效果, 从而实现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外宣需求与传播效果的有机平衡。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超语交际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AHSKY 2023D121)。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研究综述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研究框架从话语生成、话语传播、话语接受和话语传播效果等多个维度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五个领域进行共时横向和历史纵向研究。以多领域、多角度、多模态切入, 从实践方面,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经验,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大战略的重要举措。

超语交际视角下对外话语体系生成与传播研究方面, 超语交际作为跨语言跨文化多模态多符号的实践活动和实用理论, 主要关注移民社群和跨文化社会中个体在日常语言实践中跨越语言边界的现象, 创造性和恰适性使用不同语言和符号进行交流。话语主体在特定的空间, 利用空间资源, 能够根据不同场景活动调整不同语言和空间资源的使用, 更好地传达信息并适应不同受众的语言背景, 实时调整和修复

交际效果,增进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了解和认同。超语交际模糊了语言的边界,强调所有语言在交际中作为话语资源,地位平等,有助于解构特定语言的霸权地位;随着全球化、新媒体和科技交融,虚拟空间的超语交际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中。

2.2 研究问题

因此笔者运用超语实践理论,从超语实践的创造性恰适性批判性运用多模态资源的特征出发,探究两个研究问题:(1)超语交际实践中如何使用多模态资源构建对外话语体系;(2)超语交际实践中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如何有效协商文化身份认同。以此来破解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不足难题。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运用超语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网络民族志观察跨国家庭日常超语实践,并进行事后访谈,通过数据分析家庭成员调动多模态、多语言资源进行互动的复杂创造性过程,并阐释超语交际在跨国家庭成员身份主体性建构中的转化作用。以此探究中国文化对外传输的话语运行逻辑,评估话语构建的效应。

3.2 数据来源

研究以“跨国家庭互动”“外婆与女婿互动”“幽默话语”为主题词,通过网络民族志观察法,从抖音平台收集两个跨家庭的自我录制视频作为研究数据。其中,安娜家庭的276个视频由安娜于2018年8月8日至2022年7月8日在其账号发布;椰子家庭的126个视频则为三年内持续更新内容,两类视频累计时长超12小时。

3.3 研究对象

安娜家庭

该家庭为三代中澳跨国家庭,共5名成员,包括中国妻子安娜、澳大利亚丈夫托尼、中国外婆莫拉,以及子女Lora和Sam(均为化名,以保护隐私)。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姓名	出生地	年龄	英语能力	汉语能力
Mola	中国	73	较弱	熟练
Ana	中国	45	熟练	熟练
Tony	澳大利亚	58	熟练	较弱
Lora	澳大利亚	7	熟练	熟练
Sam	澳大利亚	4	熟练	熟练

椰子家庭

该家庭同样为三代中澳跨国家庭,共5名成员,包括中国妻子椰子、澳大利亚丈夫乔丹、中国外婆莉娜,以及双胞胎

胎女儿Molly和Mary(均为化名)。具体信息如表2所示:

姓名	出生地	年龄	英语能力	汉语能力
Lina	中国	61	较弱	熟练
Coca	中国	28	熟练	熟练
Jordan	澳大利亚	30	熟练	较弱
Molly	澳大利亚	3	较弱	熟练
Mary	澳大利亚	3	较弱	熟练

3.4 数据收集过程

研究首先以“含中国成员的跨国家庭双语/多语互动”为标准筛选抖音账号,初始追踪19个账号,最终发现仅2个账号符合研究需求(其余17个账号内容以汉语互动为主,极少使用其他语言)。随后收集这两个家庭的402个视频,为每个视频建立日志与简短摘要。

3.5 研究工具

研究遵循民族志观察准则,首先确定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研究对象;其次结合田野笔记分析家庭场景中的互动行为;最终整合参与者视角与研究者的视角,构建参与者的整体画像。

4 结果与讨论

4.1 超语与多模态资源

基于网络民族志观察与民族志录制视频的分析,发现超语交际时交际双方所运用的多模态资源包括视觉资源、听觉资源和感官资源。两个家庭超语实践涉及的听觉资源涵盖言语、笑声、调侃、嘲弄与语言模仿。在言语层面,家庭成员调动了英语、普通话、北京方言和大连方言等语言资源。其次,视觉资源包括肢体动作与超语空间中的各种实物、颜色、形状等。在肢体动作中,手势的使用频率极高,它们既是传递信息、促进理解的积极参与者,也常以戏谑、滑稽的模仿或重复动作形式出现在家庭互动中。

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实物作为语境中的符号资源之一,也参与到家庭的意义建构与身份协商中。日常饮食将语言资源、烹饪实践、文化传统、生活经历与安娜家花园布局的变化、两个外国家庭女婿的饮食习惯与嗅觉体验,以及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话语实践和日常活动紧密关联。因此,超语空间中的各种实物构建了与不同空间、感官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多元关系。生活经历同样与语言资源相互交织,共同参与意义协商,支撑家庭生活的运转与生活经历的延续。

再者,多感官资源包括食物的气味、衣物的颜色、食物的分量等,这些在意义建构与相互理解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关于多感官资源在互动意义建构中具有重要性的发现,超语交际不仅涉及语言资源,还包含符号资源和空间资源。该发现同样印证了超语实践通过调动不同维度的空间资

源——过去与现在、全球与地方、个人与社会文化层面的资源，为多语言使用者构建了一个社会空间。

对彼此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通过跨文化超语交际塑造了家庭成员协商家庭生活的日常体验。对参与者及其后续行为具有重要符号意义的即时行为，正是由相互的情感关系所驱动。日常体验改变着饮食习惯、味觉偏好、社会实践与语言互动，而这些适应反过来又塑造着生活体验与话语实践。超语交际的这种转化力量，与“超语交际转化性较弱”的观点形成对比。

数据分析发现成员间创造性与批判性地整合运用多模态资源的超语交际，展示了日常家庭生活协商过程中。这一发现印证了语言仅是家庭生活协商资源的一部分，仅作为人际间及不同社会模态间联结的互动方式之一。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语言与诸如园艺劳作、节日庆典、饮食习惯等实时活动交织缠绕。这种交织关系表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所有要素皆为互动中的能动主体，并由家庭成员意图驱动，在家庭生活协商过程中实现意义建构。因此，超语实践是多语实践中即时激发的、兼具创造性与批判性的互动。正是在遵循常规与突破创新、接受既存与挑战权威、恪守程式与引入戏谑之间所展现的创造性与批判性，催生了强化或颠覆家庭内部权威与社会等级秩序的趣味互动与戏谑话语^[1]。

超语交际所呈现的互动几乎均包含幽默话语，其形式涵盖揶揄调侃、风格挪用、戏谑模仿等，此类话语或可形塑家庭的幽默氛围^[1]。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情感互惠关系，与游戏化的超语实践紧密互动，并反过来为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身份建构创造了超语空间。

4.2 超语与多语多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

对访谈数据与元语言数据的分析发现，所选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多模态资源的超语实践，通过互相包容、学习相互语言和幽默模仿或调侃策略，协商并确立了自身在家庭中的身份定位——跨国、多语、跨文化的身份，或为家庭关系中的局内人/局外人。家庭成员通过超语实践，调动碎片化语言资源和多模态资源，在跨国家庭空间中协商其新角色与新身份。即便仅掌握有限语言资源的家庭成员，亦能通过超语实践在家庭生活中构建其协商性身份^[2]。

采访中，莫拉与托尼似乎均认为单语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局限。当研究者就其在家庭日常互动场域中选择学习使用英语一事与莫拉交谈时，她阐释了自身基于日常互动而主动进行英语学习的动机。

在采访中，莫拉主动学习英语是出于她作为北京人的典型性格特质——豁达乐观，并具有强烈的自主掌控意识，表现为积极融入时代发展、适应新环境。同时，莫拉对跨国家庭中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及语言实践的多样性有着充分认知。这一跨国家庭环境为她学习英语，尤其是享受超语实践的自由，创造了适宜的空间。长期的共同生活经历赋予她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碎片化英语进行交流。莫拉着重强调

了其作为典型北京人的身份认同、多语身份认同——即现代、乐观且积极进取的外婆形象。

莉娜作为外婆也坚持自己的大连口音，不管说汉语还是英语，这也深深影响着她的女婿乔丹。就此笔者采访了椰子：

从椰子的叙事可见，跨国家庭的生活环境与成员的优良品格共同形塑了一个空间，使得乔丹得以使用并学习大连方言，并进行戏谑化的超语实践。超语较集中，家庭成员在语言和文化身份方面互相影响彼此建构。相关的元语言述评亦印证了方言同样是家庭生活中身份协商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一观点^[4]。

5 结语

两个家庭的超语实践中呈现的多模态资源表明，尽管家庭成员在生活阅历、语言资源及社会文化背景层面共通性有限，仍能借助特定空间中的听觉、视觉与多感官资源进行创造性交际，以此协商家庭生活中的意义建构、关系互动、身份认同。在家庭实践的观念冲突中，超语实践的创造性策略涵盖戏谑调侃、语音模仿、双重发声/风格化、具象化手势、趣味化口音，以及对家庭符号生态中物质资源的聚合与重置。所有语言作为话语资源的平等地位，创新性和恰适性，多模态多感官多符号性，实时评估调整和修复的互动性，为构建现代对外话语体系实践提供一种学理分析和解读。

在超语机制协商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建构中，成员的好脾气与情感互惠关系深度交织，共同驱动幽默风趣超语实践中的身份与意识形态协商，形成容纳个体、社会及文化多重因素高阶协商的超语空间，形塑了孝道伦理，印证了家庭关系的和谐性与情感黏合度，可以有效缓冲潜在冲突。

因此从超语交际的视角，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喜用爱用的超语交际实践为契机，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符号系统等方面可以破解对外话语在国际舞台上传播动力不足的困境。同时瓦解西方以英语为主导交际语言的语言霸权。日常幽默风趣超语实践也为国际友好交流提供了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 [1] Gironzetti, E. (2017). Prosodic and multimodal markers of humor.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Humor* (pp. 400–413). Routledge. <https://doi.org/10.1017/s0267190514000233>
- [2] Johnsen, R. V. (2022). “Quiero juksar en la julaftenito” – Playfulness and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in translingual family interactions. *Multilingua*, 41(1), 57–83.
- [3] Pennycook, A. (2017). Translanguaging and semiotic assembl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14(3), 269–282. <https://doi.org/10.1080/14790718.2017.1315810>
- [4] Johnsen, R. V. (2020). Teasing and policing in a multilingual family — Negotiating and subverting norms and social hierarchi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58, 1–12.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9.12.012>